

走过记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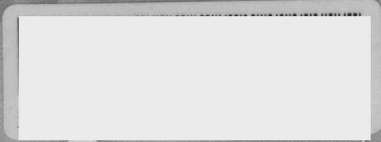
忧伤

韦龙 著

在旧时的盛夏光年里，他们早已和时光擦肩而过。
而青春里患得患失的欢喜与忧伤，
犹如黑夜里孤独绽放的花朵，
开在年华最漫长的相思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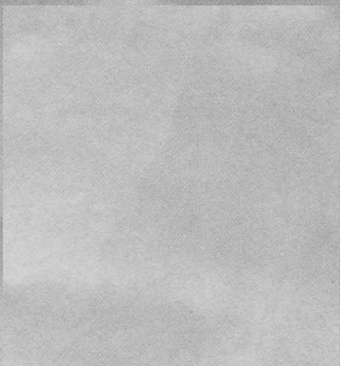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忧伤

走
过
记
忆
的

韦龙 著



I247.5
W513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过记忆的忧伤 / 韦龙著. —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430-8353-0

I. ①走… II. ①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1774 号

书名: 走过记忆的忧伤

著 者: 韦 龙

出版策划: 凤凰树文化

责任编辑: 王冠含

特约编辑: 杨 罡

装帧设计: 凤凰树文化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90 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zhs@whcbs.com

印 刷: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产品名称：韦 龙

生产日期：1987 年 7 月 22 日

生产厂家：甘肃省民勤县

产品规格：170cm

产品净重：75kg

主要成分：水、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核糖核酸等

主要用途：文学写作、影视创作、策划等

保 质 期：按使用方法计算。

存放方法：汽车躲着点、老天眷顾点、烟酒少整点、空气好一点、阿弥陀佛保佑点。

注意事项：避免与高温和酷寒直接接触

特别说明：短篇小说《春天里的落叶》在第四届“滕王阁杯”作文大赛中被评为优秀奖；中篇小说《遮不住的青春》在第一届“文心雕龙杯”新课标才艺写作大奖赛中荣获一等奖。

序 曲



地点在火车站站台。

时间是零点一刻。

列车长啸一声缓缓进了站，突然间像是被捏住了喉咙，挣扎了几下后终于停了下来。站台上的人们或扛或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冲锋似的围了上去，只有林晨依旧站在原地，愣愣地看着似乎发了疯的人群，迟迟没有挪动脚步。

“火车来了，上车吧。”杨哥轻轻提醒道。

“没事，我再站一会儿。”林晨转身看向施榕，见施榕正轻轻擦拭着眼角，心里愈发的酸楚，随即移过目光，看了看小刀和杨哥，努力地笑了笑，说：“我……我走了，你们多保重。”说完，接过小刀手里的行李，快步向车厢走去。

“等等。”施榕走了过去，将一路上紧紧提着的塑料袋递到林晨面前，噙着泪，故作轻松道，“送给你的。”

“什么？”

“你的毕业礼物。”

林晨微微笑了笑，轻轻接了过来，转眼看向小刀和杨哥，挥了挥手。

火车缓缓开动了，施榕终于忍不住蹲下身子埋头哭了起来，小刀的脸上也出

现了两行很清晰的泪痕。

车窗内,林晨酸着鼻子挥着手;车窗外,小刀和杨哥紧跟着火车用力地挥着手。

火车越来越快,终于将三人拉出了视线,只留下这座城市绚烂的灯火。

林晨坐了下来,打开塑料袋,里面是一个包装十分别致的大纸盒。就在打开盒盖的一刹那,一直被林晨抑制在心里的酸楚终于涌了出来——盒子里装满了五颜六色的千纸鹤。

001 序曲

第一章

这是一座没有月亮的城市

003 301 寝室

014 军训

020 玫瑰花静悄悄地开了

031 网 恋

047 拉萨酒吧

第二章

在霓虹华灯的诱惑里穿梭

063 大家都是兄弟

074 那个女孩叫秦晓萌

085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

098 五号公寓

113 血的记忆

第三章

那片灯火已阑珊

- 125 生活初体验
- 137 痛
- 148 都是伤过心的人
- 163 再遇秦晓萌
- 176 爱你，但与你无关

第四章

明天的路该往哪儿走

- 191 橘园餐厅
- 200 一个拐角的距离
- 214 兄弟问题
- 224 梦想在左，现实在右
- 241 离情别绪

259 尾声

第一章

这是一座没有月亮的城市

霓虹华灯下的城市就像是一个舞女
为了吸引看客一样，让夜晚充满了无限的
诱惑，很多人会情不自禁地对她产生
一种幻想和亲切感，甚至是一种无法名
状的，用新鲜和希冀融汇的情愫。

301 寝室

九月，南方的某个城市，天有些阴沉，但很闷热。

火车站前的广场，熙熙攘攘，拎着行李快步走向候车厅的旅客，席地而坐的农民工，挑着担子叫卖的小贩，招揽生意的旅店老板，还有围在广场周围的出租车，让这个城市的闷热不断发酵着。

一阵电铃响过，出站口的旅客像是开了闸的洪水，波涛汹涌般泻到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待人群散开，林晨将手中的编织袋往地上一丢，取下嘴里叼着的火车票，用手抹了一下满脸的汗水，来回看着眼前的一切，有些兴奋，有些稀奇，也有些茫然。广场上等着拉客的出租车司机见有了生意，呼啦一下围了过来，带着一股热浪，将林晨紧紧围在了中间。

林晨急忙将肩上的旅行包拉了拉，警惕地看着每一张陌生的脸。的哥们争相讨价还价，在嘈杂中，其中一个的哥挤过这股热浪，二话不说，拎起林晨丢在地上的编织袋朝人群外走去，林晨像宠物一样被自己的行李拉出人群，拉出了广场。

的哥在一辆出租车前停了下来，打开后备箱，将两个编织袋往里一扔，合上盖子，说了声“上车”后钻进了车内。本想询问一下价钱，但这命令式的语气让林晨的这个想法仅仅作为想法在脑袋里打着转。

的哥得到地址，将车驶离了火车站。

林晨已经没有什么心思来欣赏这座城市，两眼死死地盯着计价器，以便在超出承受范围时能及时叫停。二十多分钟后，出租车在路边停了下来，看着计价器上显示的“六块钱”，林晨长长舒了一口气。

下了车，取了行李，林晨突然有点迷惑，因为眼前的这个校门太特别了，虽



然造型有些类似于古代的贞节牌坊，但精美的铁艺大门又和修道院更像一些，只有从大门正上方题写的“湘雨学院”四个鎏金大字才能看出这其实是一座院校。林晨不禁哑然失笑：“这校门也太不着调了。”

校门的一个小偏门打开了，里面走出来一位穿着制服的老头儿。

“是新生吧？”老头儿用沙哑的嗓音问道。

林晨愣了一下，轻轻点了点头。

“跟我来吧。”说完，老头儿又转身走了进去。林晨急忙拎起地上的行李跟着老头儿进了校园。

校园里有些冷清，但景色还算不错。跟着走了一段路，林晨忍不住问道：“请问您是……”

“我是校警。”老头儿很认真地走着自己的路。

“现在主要负责大门口的工作。”老头儿又补充了一句。

“哦，这样啊。”林晨突然想到了高中时看大门的那个老头儿，原来也可以称作校警，只不过是少了制服罢了。

老头儿将林晨领到一幢有些破旧的三层小楼前，这才转身问道：“你是哪个系的？”

“文学系。”

“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去叫你们系的辅导老师。”老头儿转身进了楼门。

“麻烦您了。”林晨对老头儿的背影说道。

没过多长时间，老头儿领着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走了过来。小伙子皮肤很白，像是奶油捏出来的。林晨忍不住瞥了瞥自己的胳膊，感觉就像是枯死的白杨树皮，而且还被老山羊啃了两嘴。待两人走近，一股淡淡的奶香味从小伙子的身上散发出来。“奶油小生”，林晨的脑袋里忽然冒出这个名词。

“你好，我叫杨辉，是你们的辅导员。”奶油小生微笑着向林晨伸出了手，林晨急忙将伸过来的手紧紧握住：“您好，我叫林晨。”

“杨老师，你们聊着，我先走了。”老头儿对杨老师显然很客气。

“好的，谢谢您了。”杨辉谢过老头儿，转身拎起林晨的行李，说：“走，我先帮你安排一下寝室。”

“谢谢了，奶……杨老师。”林晨的心里渗出了一点感动。

奶油小生边走边向林晨简单介绍一下学院的布局和一些校园生活，林晨从奶油小生的嘴里多少感受到了一些大学的生活气息。在一幢七层楼前，奶油小生停了下来，用下巴指了指，说道：“这是二号男生公寓，条件要比其他公寓好很多。”林晨扫了一眼，虽外体有些陈旧，但因为它不叫宿舍而叫公寓，听起来也还算是舒服的。奶油小生在门房处为林晨领好钥匙和一些生活用品后说道：“走，我带你去寝室。”

林晨的寝室是在三楼的最里间，门牌上嵌着金灿灿的“301”。

“就这里，进来吧。”奶油小生打开了门。

寝室有点小，里面摆着六张高架床，上面是床铺，下面是衣柜、书架和书桌。右边的三个床位已经铺好了床，在中间的床位下坐着一位瘦高瘦高的，留着板寸头的小伙子正整理着自己的抽屉，见有人进来了，起身招呼道：“杨老师来了？”在看见奶油小生身后的林晨后同样打了声招呼：“来了？”

奶油小生和林晨先后应了声。

“他们两个呢？”奶油小生问道。

“出去买东西了。”“瘦高个”回答道。奶油小生在寝室里转了一圈，问了两句后说道：“行，那你们多聊聊，我就先走了。”说完，将钥匙交个林晨后转身离开了寝室。

“我叫张磊，你呢？”“瘦高个”自我介绍说。

“林晨。”

两人随便聊了几句后开始各忙各的事。整理完抽屉，张磊从兜里掏出烟来分给林晨一支，点上后说道：“给你介绍一下另外两个人吧。”林晨也有些累了，停下手擦了擦汗，接过张磊递过来的烟。

“睡一床的叫李拓。”林晨顺着张磊所指的床位看了一下，收拾得很整齐，



柜子和床铺紧挨着的墙壁上贴满了刘德华的大幅照片。张磊看出林晨对那些照片很稀奇，解释说：“这家伙对刘德华崇拜得要死，我叫他‘华佗’。”张磊转过身指着最里边的一张床说：“这铺住的是政委。”

“政委？”林晨疑惑地看着张磊。

“哦，他叫刘正伟。”

“原来是这么回事。”林晨笑了笑，接着问道，“你怎么没和他们一起出去？”

“这不等你嘛。”张磊开起了玩笑。

“哪儿可以上厕所？”林晨突然问道。

“那儿，里面。”张磊向阳台的位置指了指。

“寝室里还带卫生间？”

“对，里面还有淋浴。”

林晨从卫生间出来后开玩笑说：“没想到这个学校还有这样的配置，太让人意外了。”张磊也笑了起来，说道：“刚来的那天我也有这样的意外。”正说着，寝室的门被打开了，林晨抬头来看，进来一高一矮两个人，手里各拎着一塑料袋东西。走在前面的矮个头，留着四六分头，身穿一件黄色T恤和军绿色休闲裤，走起路来像是一直在给人鞠躬。跟在他身后的胖哥，身高有一米八，体重在一百九十斤左右，留着一个毛寸头，身穿蓝格短袖和灰色运动裤。见到林晨，“矮个头”热情地问道：“哎呀，又到了，什么时候来的？”

“我刚到。”林晨回答道。

“你好，我叫李拓。”“矮个头”腾出右手，向林晨伸了过来。

“你好，我叫林晨。”林晨接过“矮个头”伸过来的手，“原来你就是‘华佗’。”李拓“嘿嘿”一笑，看了看张磊，似乎对张磊起的外号很满意。

“这是我们的政委。”华佗拍着刘正伟的肩膀替他作了介绍。

“华佗，我会作自我介绍，不用你瞎操心。”刘正伟被华佗剥夺了自我介绍的权利，有些郁闷，瞪了他一眼后将目光转向林晨，“你好，我是刘正伟，叫我政委也可以。”林晨“呵呵”笑了笑。

政委把塑料袋往桌上一放，说道：“走，带我们的新同学去食堂参观参观。”坐在一旁的张磊看了看表后站起身附和道：“吃饭吃饭。”

学校的食堂就在通往公寓的拐角处，没有几步路。食堂不算太大，但也没有到让人失望的地步。林晨寻了一圈，多是一些不爱吃的和一些没见过的，正在叹气之际，突然看到在角落位置的窗口上贴着“牛肉面”三个大字。林晨脸上露出了喜色，快步走了过去，喊道：“师傅，一碗牛肉面，要毛细的。”

“啊，什么毛细？我们牛肉上面的毛都是处理干净的。”食堂师傅被林晨搞得一头雾水，而林晨也被食堂师傅的一番话弄得有些莫名其妙，愣了半天，对师傅解释说：“我说的是面拉细一点，牛肉面的面分为韭叶宽、宽面、细面和毛细四种，还有……”

“我们这儿只有细面。”食堂师傅打断了林晨的话。

“那就细面吧。”林晨也懒得再解释，拿了筷子在旁边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但心里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等食堂师傅把面端上来后，林晨的心一下凉了半截。袖珍的碗里盛着类似挂面的物质，浑浊的汤面上漂着一层油状物，从被油状物包裹着的两块肉骨头上可以判断出这头牛一定是绝食而亡的。林晨将面从那层油状物中轻轻分离出来，试图强行送到嘴里，但倔强的味蕾还是让嘴里的面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了。看到他这一举动，站在身后的张磊“嘿嘿”笑出了声，说道：

“你是我们寝室第三个被这牛肉面玩弄了感情的人。”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林晨无奈地看着这碗五块钱的牛肉面嗔怪道。

“谁知道你跑过去是吃牛肉面的。”张磊显出一脸的无辜，“你要知道，在南方只有米饭才是你的主食，我看这学期你还是把面忘掉吧。”张磊见林晨依然一脸的绝望，建议道：“到那边吃蒸饺吧，那蒸饺还蛮不错的。”林晨看了看夹在筷头的一块肉骨头，摇了摇头，扔回碗里，说：“算了，我已经没什么胃口了，你们去吃吧。”

“不饿？”张磊问道。林晨轻叹一口气：“晚上再说吧。”

“晚上校门口有一家烧烤店，烤肉和蛋炒饭很有特色，你应该会喜欢的。”



张磊安慰道。

“但愿如此吧，否则我对这座城市就彻底失望了。”林晨一脸的委屈。

夜渐渐深了，霓虹的绚烂糅杂着一点点喧闹，让林晨和这座城市一起失了眠。林晨侧过身来，透过阳台，出神地看着公寓对面被昏黄的路灯光染成橘黄色的马路。来往的汽车和行人似乎不愿打扰已经熟睡的人们，都刻意放低了声音，偶尔从某一个方向传来几声狗叫和婴儿啼哭的声音，让这座城市增添了几分乡土气息。林晨对这个城市充满了幻想，同时产生了一种陌生的亲切感，而在这陌生的亲切感里面，又有一种无法名状的，用新鲜和希冀融汇的情愫。

“还没睡着啊？想家了？”

林晨扭过头来，对床的张磊两眼正直勾勾地盯着他。

“没有，就是有点睡不着。”林晨回头叹了口气，经张磊刚才那么一问，想家的情绪真就爬上了心头。

“我是有点想家了，唉。”张磊躬起身子，看了看政委的床铺，问道：“政委，睡着了没？”

“睡着了。”

“那还讲什么话？”

“我在说梦话。”

张磊把政委的话当了真，也不再去理会，重新躺倒在床上，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林晨继续失眠着自己的失眠，霓虹的绚烂中依然夹杂着一点点喧闹，只是这点喧闹中多了政委的鼾声和华佗的磨牙声。

第二天清晨，林晨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开门声吵醒，眯着眼看见对面三个人的眼睛仿佛被六根线紧紧拉住，聚焦在地上的某一个点。林晨顺着三个人的视线往下一看，原来是寝室多出一个人来。硕大的旅行包压在瘦小的后背上，大有孙猴子被压五行山下的架势，如果旅行包上再落上一片树叶，估计就要请师父出来念经才能将他解救出来。

“来了？”华佗冷不丁地问了一句。幸亏这句话的分贝小了那么一点，只让“瘦